



七才子全傳

七才子  
全傳

16  
2548



門八... 16  
2242  
2593

熊峯先生輯

熊峯先生輯

# 明七才子傳

江都 書肆東門子梓行



明七才子傳序  
的七才子...  
文...  
傳...  
記...  
能...  
陪...

月... 子傳

序... 東門子梓行

月十一日  
東門子集  
孤兒之命無微不至  
草收者有必以指而  
福是之謝樓獨  
集索之別新集

可心之樂集見於二  
藉石字存成者  
其跡公餘平身  
因私好法之少秋者

情中此語之江州也

寬之也庚午之春

川流之



明七才子傳

東都 川濟之輯

李攀龍傳

李攀龍字子鱗歷城人自其為諸生厭薄佔俾嚶嚶古文詞學中弟子指目為狂攀龍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既舉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中刑曹多暇諸郎徵逐奕飲而攀龍獨與同舍郎王世貞徐中行梁有譽與考功郎宗臣等修詞賦之業揚扞切劘號為五子其後中舍人吳國倫亦來相

聚稱六子希衣臨清謝茂榛間與會或曰七子攀  
龍論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爾其  
所結撰摹倣尚書莊在檀弓考工司馬掇其菁華  
而襲其言詞奏合鈞割嶢剗鬱突條貫支理至於  
不可臆測莫不聳牙嘔心操觚之士驟然讀之莫  
知其所發端與其所收止而翔躍鏘鳴怪色淵光  
不可掩抑至所論詩謂兩京逮唐大曆代有降而  
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  
但出其中情解語兼綴而全收之一時名攀龍文

駭賞相半至於其詩靡間言也出為順德知府謝  
客無所逢迎手削牘臺使者牘率古文辭臺使者  
謂其名高也居一年不報最久之政聲流聞三輔  
前後慰薦亡慮數十滿考擢陝西提學副使其鄉  
人為陝巡撫檄攀龍作文攀龍曰文可檄耶拂衣  
歸於濟南郡東三十里許構樓居之名其樓曰白  
雪其地鮑城前望泰麓西北眺華不注諸山大河  
清河交絡其下左眺長白平陵之野海氣所際諸  
公屏息干旄納履於戶攀龍悉謝不通去亦無所

報第日與友人長史許邦才大學士殷士儋驪飲劇集而諸公謂攀龍簡貴攀龍居恒恨不得一當世貞也會世貞副使山東至濟上攀龍烹豚候田間出蟹胥佐醕劇談盡一詆漏且盡攀龍睨謂曰吾起山東農家獨好為文章恨不得一當古作者幸與足下當中原竝驅一掃萬古奈何不更評推所至今百歲後傳耳者雌黃也王君足下請為世人實之吾於騷賦未及為耳為當不讓足下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之離者離而合也

實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間乎吾以句若以篇諸近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妄七言律遂過足下一等足下無神鏡吾無凡境矣世貞前謝曰吾於足下即小進固鴈行也豈敢以秦齊之賦而匹盟主吾為歌行若以句權字衡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也吾無待也子雪之月也吾風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魚極我之變然使加我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攀龍曰善請言文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工極矣

予之錯於材也世無通於古者以故無稱子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子也甚於我即百千萬年其疑子也又甚於我雖然謂子踰勝我者獨子乎我心耳攀龍大悅更起送為壽又一日攀龍因酒踞謂世貞曰夫天地偶而物無孤美者於人亦然孔氏之世乃有左丘世貞瞪目不答攀龍遽曰吾失言有老朋耳隆慶初攀龍薦起浙江副使俄遷左叅政頃之遷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攀龍來鼓舞相慶而攀龍亦能摧亢為和圓方互見容稍稍

進亡何以母喪歸病心暴卒年五十七

王世貞傳

王世貞字元美晉王覽之後世為浙人宋漕貢進士來家崑山之湖川遂為太倉人祖倬父悌倬成化戊戌進士癯然儒者富於經濟起家知縣累遷右副都御史整飭兵備兼巡撫順天等府禦虜馬蘭峪有功進兵部右侍郎悌嘉靖二年進士以行人授御史虜犯古北口悌按順天趨守通虜大來竟不能渡河西為世宗所知特旨擢僉都御史三

十一年命巡撫山東亡何倭寇浙直且侵閩中命  
 提督軍務巡撫浙江兼轄福建忬倚俞大猷湯克  
 寬為將奏釋繫獄故將盧鏜尹鳳來用破浙直閩  
 中寇明年虜入大同殺將覆師世宗手勅忬左副  
 都御史移撫之忬會宣府兵大破虜擢兵部右侍  
 郎兼僉都御史已轉左兼副都御史移鎮薊遼擊  
 敗把都兒之擁眾入犯者又擊敗犯遼東虜明年  
 擊敗虜小王子又明年授兵備裨勦江南倭有功  
 四年坐虜入灤河奪一官尋以鹵虜馬畜過當復

之四敗東虜於遼東又二年虜大入犯走之明年  
 大破遼左虜斬首八百餘級忬治邊屢有功自以  
 受世廟特知不復媚事上左右又不復修禮用事  
 相嵩父子嵩父子恨忬久之最後授指按邊郎按  
 邊郎奏忬不事事嵩擬旨責忬其後虜突過灤淺  
 薄都城嵩客啖御史論忬下獄世蕃削讞牘所叙  
 斬首虜八百餘級詆忬罪忬坐論死是為嘉靖三  
 十七年世貞幼稱聖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  
 十萬言十五為寶劔詩有奇句十八舉于鄉明年

成進士則嘉靖二十六年也授刑部主事閉戶讀書與李攀龍諸子修詞賦之業過從無日夜相彈射復相稱誦動曰吾黨動曰我輩動曰我二三兄弟動曰海內動曰中原其聲華意氣睥睨諸公間至前無古人世貞雖與攀龍輩修詞賦之業乎其當官視中貴人錦衣帥幸用事者蔑如中貴人錦衣帥或有不得請求政府為地亦不為理相嵩才而欲致之意弗善也時有譏詆在酒杯口角間語流聞嵩嵩謂世貞惡少年矣兵部郎繼盛論劾嵩

下獄世貞納棄簪繼盛妻訟夫寃世貞為定草繼盛被刑世貞往哭收殮之嵩乃大恨凡諸郎官有文譽者出為提學使者為美選吏部推世貞嵩格之得兵備青州青多盜世貞謂盜不在遠在左右左右搽吏是顛倒秘迂其行事不可端倪購重賞收募閭里輕俠少年用之青遂無盜始世貞至官山東諸公見謂文少歌賦奕飲為俊舉而已既見精嚴練事發妍隱如神明以為趙子都之流也大加歎服聲聞京師相嵩父子益忌其父恃灤州少

失事遂釀罪構下獄矣此時世貞棄官走長安市  
 與其弟儀制郎世懋叩闕請代輦上貴人語世貞  
 曰此無益適趣乃公斃耳世貞世懋日囚服跪道  
 傍遮諸柄人車搏頰請抹諸柄人側目蒿無所敢  
 言忤竟坐誅世貞號跣歸柩倚廬哀痛禫除猶草  
 履葛巾為心喪居久之莊皇帝即位赴闕訟父言  
 殺臣父非先帝意本相嵩父子不然何臣父効首  
 功八百餘級不論灤州虜少入至死伏惟陛下哀  
 憐詔復忤官此時世貞稍通賓客論文字宴游山

水間矣世貞為園曰弇州盛有水石花木之致客  
 來見世貞者世貞皆款之弇園中不惟世貞之文  
 名也而弇園亦名於天下南北臺省謂世貞父冤  
 雪可官也吏部補世貞兵備大名世貞思痛不出  
 應詔上八事寓書當路此八事也世貞所以報主  
 矣若官世貞世貞死不敢官當路解而強之世貞  
 出而世貞友尚有尼世貞者世貞曰夫如是則仇  
 君且也敢勝崇伯子遷浙江參政治吳興三郡吳  
 越新罷兵火供億繁興民不堪命世貞請汰內府

內官大小監冗食及錦衣諸衛寄籍者事雖不行竟得改折漕糧十五萬三郡之人以為此緣王使君遷山西按察使聞母病投牒歸中道得訃矣服除以薦補臬旋轄廣西一月入為太僕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治鄖陽時相者江陵張居正世貞同年也會楚地再震荊州廬舍多壞世貞引京房占有臣道大盛語又嘗遺京貴人書言江陵浸淫耳目好非社稷福其人泄之居正積不平數言於人人然客有請世貞文壽居正父母與其壽居

正世貞復盛有所稱引至此居正父於衆父比居正母於穆姜嫫居正於世貞若忤若合手書不時至殊亦款款世人又謂世貞居正之人也稍遷南大理以人言改應天府尹歸此時居正遭父喪奪情起服吳中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上疏論居正居正欲杖此兩人者學士王錫爵詣居正所責之忤居正歸世貞故與錫爵同里相善也亡何錫爵有女以守節蛻化其未化時感冥契立恬澹教門世貞悅之尊之曰曇陽大師拜為弟子於是焚

筆研謝賓客與錫爵結廬合居戒食梵誦甚苦異  
 時所嗜好古圖籍若三代彝鼎名墨酒鎗棄為他  
 人有悉不問於是言官希居正論錫爵世貞兩人  
 者家居講張為幻而一日用賢及門稱弟子而人  
 又謂世貞非居正之人也世貞於文字其宿好夕  
 之終不能焚筆研謝賓客又復應人求請復游於  
 酒人詞輩緇流羽侶間居正卒起南刑部侍郎改  
 南兵部侍郎以三品考與官蔭一子時已遷南刑  
 部尚書矣有言其嘗被劾不當得考者乞休歸而

尋卒贈太子少保予祭葬當肅皇帝時海內文學  
 知名士人人自標世貞最後起異才博學橫絕一  
 世其所蒐獵子史百氏皆以意鎔練翕然為一家  
 古今著述之富亡踰也其詩使事構體不嫌小出  
 入要歸之元氣塊北大海滄泓中無鉅釘蹇促鏗  
 刻深險之態其地望之高游道廣毅力氣象能鼓  
 舞翕張海內之豪俊以死名于其一家之學直十  
 古不廢也容既亡論酒人詞輩緇流羽侶日踵世  
 貞門四方書問往往不絕其所饋入亦往往緣手

散施咄嗟盡有時削牘薦人多者或致千金後生  
初學得世東一言品題一面傾吐則或希聲傳影  
轉相引重蓋嘉靖之初王守仁以講學開門能鼓  
一世而從之而當世貞之身士人風尚大類其時  
客或故於廣衆坐中字世貞示親暱而黠者或陰  
持幕中嘖笑私語賣世貞世貞恩及人而人不知  
醉罵人而人反思之世貞語其子曰吾自束髮即  
負木患既舉進士有所見聞即負大憤庚戌以後  
虜入都門即負大慮己未以後家難作矣即負大

痛隆慶戊辰以後有所迫而不能守匹夫之節即  
負大慙庚辰以後入於悟門悟前之慳也即負大  
悔吾佗無深嗜嗜讀書文及酒酒損吾德而幽懣  
之際亦復賴以活文章稍益吾身後而實少之且  
吾以酒得生以生得譏以文章得譽以譽得謗以  
譏謗得挫挫之與譏謗也蓋天所以憐我而我之  
所以自解於辟世世懋字敬美既晚出游於其兄  
諸子間其為文章稜稜有氣岸諸子命之曰小美  
仕至南太常寺少卿小美之為仕也好為條教煩

不至瑣曲暢物情而能因事為功世貞子士騏亦  
舉進士仕吏部郎

徐中行傳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也白哲豐下美言笑樂文  
游為諸生窶甚然出必著鮮好衣顧應祥識之曰  
貴人也妻以甥女揚既舉鄉薦學古文詩詞前輩  
劉麟與為忘年交十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會應  
祥為刑部尚書奇攀龍與世貞文使之納交中行  
見二子而大悅聚首刻勵一意行其說攀龍峻潔

寡合而中行居諸子間最名樂易山人墨客慕而  
願交者一無所拒益與懽浹傾貲贈遺至假貸為  
客費出知汀州府遭喪服闋再補汝寧竟用即時  
賓客為奸利考察論譎家居顧其客日益進中行  
雖坐客受官謗亦不以其故謝避嘗為書通世貞  
曰山栖中市朝書畫中商賈杯酒中地獄好客中  
苦海皆是勝事雅會而因多業障苦官治簿書者  
市朝商旅之券課地獄苦海之案牘也吾所頗得  
廓落以無智故任之耳中行既不謝避客客有名

一能者求見中衍悉得其所欲中衍所饒客但取  
咄嗟辨恨壘恥耳其酒態類唐諧調悅客欺之以  
言而不疑迫之以煩而不焦酬之以負恩而不怒  
客有求其尺牘為先容雖數十函無怙倦間度不  
能中容欲而猶強應之曰奈何使其有慚也中衍  
既善待客客亦畢其技力佐中衍中衍名亦用容  
益盛而諸公皆歎中衍至性過人風流被物矣中  
衍自謫起屢遷至江西左布政使所至皆有治行  
其文步趨古昔所立卓爾詩格高逸近體宏麗而

悲壯妻楊姬不子也

梁有譽傳

梁有譽字公實順德人父世驃御史有譽秀穎日  
誦數千言長益湛思百氏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李  
攀龍輩結社為聲詩有譽業先成家嚴世蕃欲親  
有譽有譽耻為褻狎遂謝病歸卒年三十六嶺南  
詞客繼有譽而起者有黎民表區太任諸人

吳國倫傳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己酉舉湖廣鄉試第

一明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選補兵科給事中揚繼盛之戮國倫倡衆賻送嚴嵩銜之坐他事謫江西按察知事量移南康府推官再移歸德居二歲棄去治田下雉嵩敗就家起建寧府同知稍遷知邵武再知高州擢貴州提學副使再遷河南左參政罷國倫識高氣峻不能迎合而閎議坦懷未嘗有所矯飾其始起以七子得名京師遂徧海內官遊在所懷刺過從投所著作注籍賓館甚衆家居踰歲從遊奄至乃拓湖遊營北園列亭環卉穿沼

構梁當園之中壘石爲洞名曰甌甄葵實之餘獨坐吟誦暢然得意或夜泛舟入富川湖載嘯載歌與月出沒實從雖衆才品臚分不使風流猥參高會就坐禮畢飛觚錯行善謔解顏清歌驚聽已復自起捲袞搥鼓家僮從徧橫奏朗笛風流不減古人與桂林張鳴鳳相善而黃岡人黃同軌歎人方尚贊吳人俞安期後進遠來爲世屬目國倫獎詡爲多國倫嘗出所撰著屬鳴鳳較理且誘以恣所譏刺鳴鳳輒論六子得失其畧曰子相儻而不深

公實麗而不壯蓋靈筭蹙逼則然于麟嶽挺雲端  
 元美海涵天際乍望令人辟易間與公遇氣勢相  
 壓公徐逞沈思鬱致泮渙以進猶之組繡各出所  
 執而神采煥發終獨遜公如五七言律高出其上  
 文則元美閱博自擅以公典雅適足抗衡于麟學  
 語東漢間不醇之掇而若是矜乃詩顧獨有齊氣  
 子與朗鬯似其為人然倡和裁堪託來不能過也  
 國倫蹶然起曰何期今日復睹典論隨問先輩誰  
 為最勝鳴鳳曰蕩除積習恢復古初北地汝南上

敢輕議正嘉之際黃岡王廷陳稚欽毫薛蕙君采  
 清韻秀藻良為競爽後來亦鮮其儔必也大梁高  
 叔嗣子業乎國倫曰信然雖然何以益我鳴鳳曰  
 諸公才能曠世學竝兼人傳後無疑也惟篇篇意  
 自我先語忌人後則善矣國倫起謝曰荷益不淺  
 國倫率鳴鳳素衣式臨悲響迸溢詩罷而誅目為  
 之青國倫所著詩文名甌瓊洞集

宗臣傳

宗臣字子相揚之興化人父周為蜀中守臣秀眉

豐下目光傷射豪俊自喜年二十餘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李默見臣文奇之調為其屬得考功郎吏部郎故自相貴絕不復通他曹郎臣為考功與李攀龍王世貞輩切劘如故久之謝病歸讀書百花州中居二載默復入為尚書移書趣臣臣為強起序遷督勳員外郎默與相嵩交惡見法而揚繼盛死臣嘗賻之金竟出為福建布政參議至則閩中有倭難臣分守西門開門納避倭民登城擊倭尋遷提學副使卒於官臣與攀龍輩居

相語朝廷可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為禱枕亾論明良喜起賡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朝即朝不坐燕不與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諫諫言之無罪聞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方吾屬詞比類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將迎之間既竭吾才不得一辭窮日之力不得一語及夫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嘆詠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喻於同心其有不反

三隅屏息避之耳強而人厭信而人疑其心以為  
與其以不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  
技者乎則病者乎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  
而彼豈得輒聞焉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風  
興起是且莫遇之也四海一人是比肩而至也詩  
可以怨一有嗟嘆即有詠歌言危則情性峻潔語  
侵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不容之  
感道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也  
奈何而冀幸不可俟之富貴沾沾乎游大人以成

名也臣於詩好建安李白杜甫於文好司馬遷李  
夢陽其理疏以達其節急以短至於橫放雄厲務  
出意氣之表高者凌太虛秀者棄萬厄居常持論  
寧瑕而璧寧蹶而千里至其論人亦然寧為籍母  
為季年三十六無子卒之日衣冠坐手書三詩飄  
然有御風凌雲之意擲筆而逝寄言其父死葬我  
金陵是時周方為南比部殯臣金陵久之周曰金  
陵遠家誰能及歲時以一盂粥澆墓也乃葬之百  
花洲其故所讀書處

謝榛傳

謝榛字茂秦臨濟人眇一目喜通輕俠度新聲年十六作樂府商調臨德間少年皆歌之已而折節讀書刻意歌詩遂以聲律有聞于時寓居鄴下趙康王賓禮之嘉靖間挾詩卷游長安脫黎陽盧構于獄諸公皆多其誼爭與交驩而是時濟南李于鱗吳郡王元美結社燕市茂秦以布衣執牛耳諸人作五子諸咸首茂秦而于鱗次之已而于鱗名益盛茂秦與論交頗相鑄責于鱗遺書絕交元美

諸人咸名于鱗交口排茂秦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茂秦遊道日廣秦晉諸藩爭延致之河南北皆稱謝榛先生諸人雖惡之不能窮其所往也趙康王薨茂秦歸東海康王之曾孫穆王復禮茂秦為刻其全集當七子結社之始尚論有唐諸家茫無適從茂秦曰選李杜十四家最者熟讀之以棄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諸人心師其言厥後雖爭擯茂秦其稱詩之指要實自茂

秦發之茂秦今休工力深厚句響而字穩七子五  
子之流皆不及也茂秦詩有兩種其聲律圓穩持  
擇矜慎者弘正之遺響也其應酬牽率排比支綴  
者嘉隆之前茅也余錄嘉靖七子之詠仍以茂秦  
爲首使後之尚論者得以區別其薰蕕條分其湮  
渭若徐文長之論徒以諸人倚恃皎凌壓韋布  
爲之呼憤不平則又非余躋茂秦之本意也○新  
安潘之恒互史記曰趙主雅愛茂秦詩從王客鄭  
若庸得竹枝詞十章命所幸琵琶妓賣扣度而歌

之萬曆癸酉冬茂秦從關中還過鄴偕若庸見王  
王宴之便殿酒行樂作王曰止命絃瑟以琵琶佐  
之聲繁屏後王復止衆妓獨奏琵琶方一闋茂秦  
傾聽未敢發言王曰此先生所製竹枝詞也譖其  
敵不識其人可乎命諸伎擁賈姬出拜光華射人  
藉地而竟竹枝十章茂秦謝曰此山人鄙俚之辭  
安足污王宮玉齒請更製竹枝詞以備房中之奏  
王曰幸甚茂秦老不勝酒醉卧山亭下王命姬以  
衽代薦承之以肱明日上新竹枝十四闋姬按而

譜之不失毫髮元夕便殿奏枝酒闌送客即盛禮而歸賈于邸舍茂秦載以游燕趙間逾二年至大名客請賦奉詩百章至八十餘投筆而逝乙亥之冬月也姬率二子奉柩停大寺之旁每夜操琵琶一曲歌茂秦竹枝詞必慟絕而罷乃以千金裝付二子令歸葬自破樂器歸老于闕闔間後三十餘年客訪舊宿寺中寺僧獨能道其遺事

明七才子傳終

江都川濟之輯點

寬延三庚午孟夏吉旦

文變

但來先生

出來

題苑

錦江先生

出來

鶉冠子

陸佃注解

追行

絕句解比肩

近刻

書林

辻村五兵衛梓行

